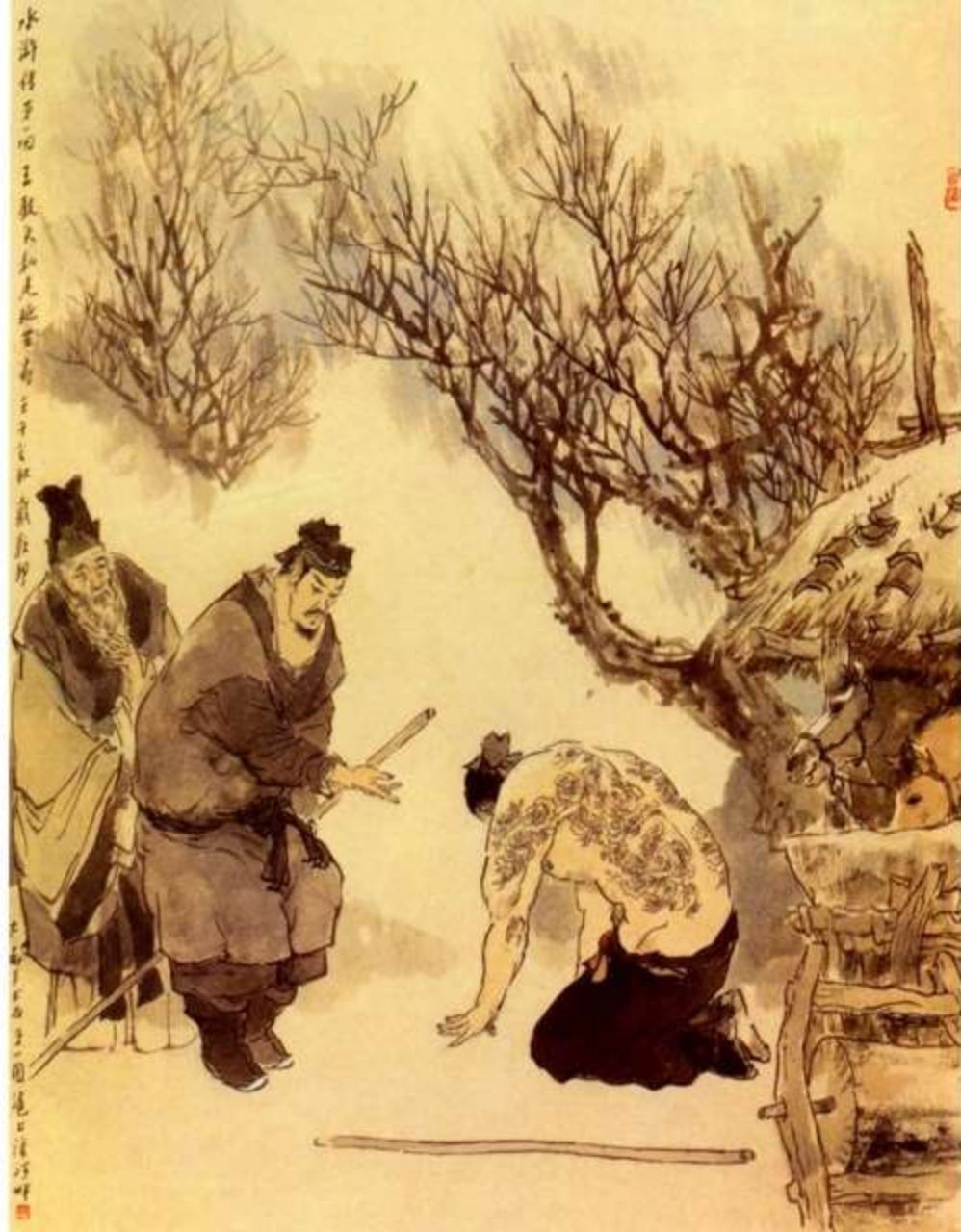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一册



中国书店

原创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一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

《彩绘水浒传》包括清张琳绘工笔重彩《水浒传》人物各一百零八图和戴敦邦绘《水浒传》故事。

张琳所绘彩图，人物形象表情生动，设色均匀，为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绘像之佼佼者。张琳绘本藏于南京图书馆，属馆藏精华。

戴敦邦所绘水浒传，是他的又一杰作，整部画集，充满生活活力，洋溢阳刚之气，既恰切传示出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，又体现了画家对原著的独特理解。一幅幅图，如一首首诗，格高韵远，含蕴无尽。



本书由中国书店

出版社出版



清张琳
戴敦邦
彩绘全本水浒传

本电子书仅作观赏

请勿转载以及商用



宋仁宗嘉祐三年春天，瘟疫大流行。太尉洪信奉旨来到江西龙虎山，欲请张天师驱瘟禳灾。上清宫住持将洪太尉迎入方丈献茶，道：「天师在山顶茅庵，太尉须亲自步行上山相请。心若不诚，恐难得见。」太尉内心虽不太情愿，也只得答应。

次日五更时分，洪太尉焚香沐浴，独自上山。他一向养尊处优，穿草鞋登山还是头一回。走不多时，便觉脚酸腿软，心里怨恨那班道士故意让自己受苦。忽然起一阵狂风。随风送来一声奔雷似吼声，只见一只吊睛白额锦毛虎已跳在眼前。洪太尉叫声「啊呀」，扑地往后便倒。那老虎左盘右旋，咆哮了好一会，才往后山而去。洪太尉吓得三十六颗牙齿捉对儿厮打，心里直埋怨皇帝派他干这差使。惊魂未定。却又见一条吊桶般粗的雪花大蟒张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把一股毒气喷到自己脸上，心想这下我可死定了。过了好久，洪太尉才敢睁眼偷看，蟒蛇已无影踪。爬起身，刚要挪步，见一道童倒骑黄牛，笑吟吟来到跟前，道：「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」太尉惊道：「你如何得知？」道童说：「天师早已乘鹤驾云到京城了。」

洪太尉满怀怒气，回至道观。厉声斥责道士故意戏弄自己。住持道：「贫道岂敢轻慢朝廷大臣，方才只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，那「道童」其实就是天师啊！」知太尉怒气未消，故当晚在方丈内大排斋供款待。



水浒传楔子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次日早膳用毕，住持引领太尉游山。行至右廊尽头，忽见一座殿宇，门上挂着胳膊般大锁，并贴着数十道封皮，封皮上盖着重重叠叠朱印，檐前一面红漆金字牌额，上书四个大字：『伏魔之殿』。洪太尉深感奇怪，住持解释道：『此乃前代老祖天师封锁魔君之地，锁用铜汁灌铸。贫道住持本宫三十余年，也只听说至今已经历八九代祖师，不知里面藏着些什么，谁也不敢开启。』洪太尉以为道士又在诳骗自己，便坚持非要打开不可。老道惧怕太尉权势，只得唤来几个火工道人，揭去封皮，熔开大锁。推开殿门，见中央一方石碣上刻着『遇洪而开』四个大字。洪太尉喜道：『这分明是教我开看！』于是吩咐众人移开石碣，掘开大青石板。忽听一声响亮，见石板下面一个万丈深穴中，飞出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而去。众人大惊失色。后来，洪太尉回到京城时，瘟疫已消尽，他也不敢向皇帝说起此事。

原来，那殿中飞出的金光，是三十六员天罡星，七十二座地煞星。数十年后，他们干出一番轰轰烈烈大事，将宋朝天下搅得天翻地覆。这一传说故事，便是一部《水浒传》的开场白。



都城开封（又称汴京、东京），有个秽迹昭著的无赖，只因踢得一脚好气毬，人们就唤他为『高毬』。他引诱良家子弟整日厮混于赌场妓馆，被人告发。开封府尹当堂将他责打二十大板，逐出京师。在外州赌坊混了三年，他又重返京城。经人介绍，先后来到董将仕、小苏学士府中。苏学士岂肯容留这种帮闲祸胎，便设法将他打发到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了个亲随。

一日，高毬奉王驸马之命，到端王府送礼。端王正在和几个小黄门踢毬。气毬腾地飞起，端王未能接着，恰巧滚向高毬脚边，高毬便使个鸳鸯拐，把毬稳稳地踢给端王。端王大喜，就叫他下场来踢。高毬乘机使出浑身解数，端王看得连连喝采，就此把他留在身边。不久，哲宗去世，端王登基，就是宋徽宗。没过半年，徽宗就让高毬做了殿帅府太尉。高毬既发迹，觉得『毬』字欠雅，便改名为高俅。

高俅至殿帅府升堂点名，唯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病未来参见。高俅大怒，当即吩咐将王进拿来，并要当堂将他打死。幸得众将求情，王进才免此一劫。原来，高俅当初学枪棒时，曾被王进父亲一棒打翻，始终耿耿于怀。王进深知高俅歹毒，故当夜就偕老母逃离东京。



王进子母二人投宿于华阴县一处大庄院，庄主史太公很是好客。一日清晨，庄中空地上有位年轻人正在使棒。他就是太公之子史进，因身上刺了九条青龙，故众人称他『九纹龙』。王进看了半晌，对太公道：『这棒使得不错，只是有破绽，赢不得好汉。』史进听得此言，将棒转得似风车一般。直奔王进，王进只是躲闪。太公对儿喝道：『休得无礼！』又再三请王进给予指教。王进只得从架上取一条棒在手里。史进重又使棒滚将进来，王进拖棒避走，史进紧追。王进回身把棒自空劈下，史进用棒来隔，不料王进突然将棒一收，转往他怀里直搦过去，把他的棒打飞，人也后仰倒地。『休怪，休怪！』王进忙将史进扶起。史进心服口服，当即拜王进为师。太公见了，很是高兴。从此师徒日日教习，不知不觉中过了半年多时间。见史进十八般武艺已学得精熟，王进便与老母告别史家村，往延安府去投奔老种经略。

史家村前方，是少华山，近年来由一伙与官府作对的人占据着。山寨头领三位：精通阵法，广有谋略的朱武，人称『神机军师』；使一条出白点钢枪的陈达，绰号『跳涧虎』；使一口大杆刀的杨春，浑号『白花蛇』。他们计划借道史家村，占据华阴县。可是刚一交锋，史进就轻舒猿臂，活捉了陈达。毕竟还是『神机军师』通达世事情理，用一番『猩猩惜猩猩，好汉识好汉』之语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史进中秋设宴，款待朱武、陈达、杨春。不料走漏了消息，华阴县衙的两个都头，带着三四百人马，将史家庄院团团围住，大叫：『不要走了强贼！』



见官兵围庄，朱武等三位头领向史进跪下道：『哥哥，你是干净的人。休被连累了，还是把我等绑送请赏吧！』史进道：『快请起，我岂能做这惹天下人笑话的不义之事！』于是横下一条心，放火烧了自家庄院，与朱武等一起击溃官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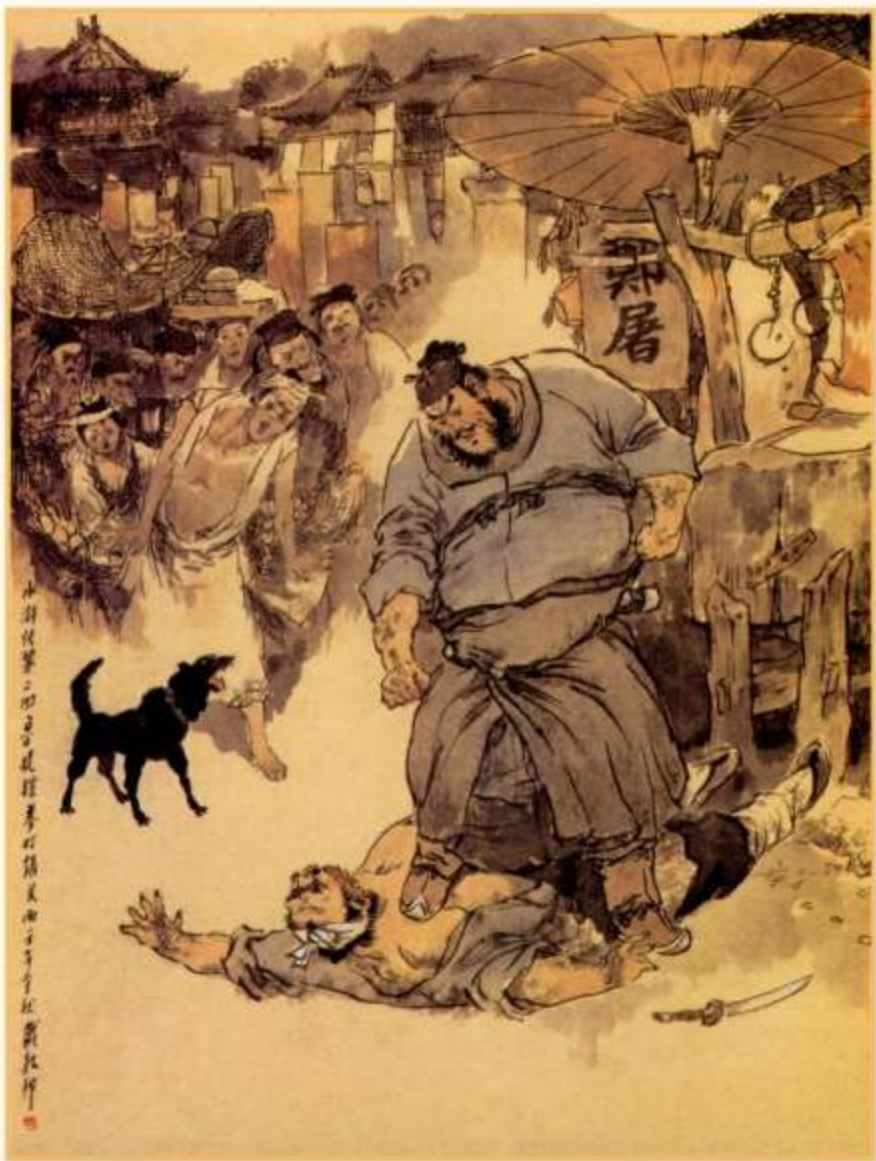
史进送朱武等回少华山后，独自提了朴刀上路。行至渭州，听说这里有个经略府，不知师父王进可在，便入茶坊打听。茶博士指着一位身高八尺的大汉道：『问提辖便知。』史进即上前施礼问讯。大汉道：『你莫非是九纹龙史大郎，你师父是恶了高太尉的王进？』『正是。』『酒家鲁达，乃此间小种经略相公府中提辖，王进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那里。久闻大名，咱上街吃杯酒去。』走出茶坊，巧遇正在使枪棒卖膏药的『打虎将』李忠，他曾教史进武艺，于是邀了同上酒楼。三人边吃边谈，很是得劲。

忽然传来凄楚呜咽声，鲁达听了大不耐烦，喝问酒保：『什么人吱吱的哭，搅俺兄弟们酒兴。你把他唤来！』酒保随即领来一个十八九岁女子，一个手执拍板的五六十岁老儿。女子拭着眼泪道：『奴家金翠莲，与父母来此投奔亲眷，谁知他家已迁南京。不久母亲病逝客店。此时号称『镇关西』的郑大官人，硬要奴作妾。谁想到他家不久，大娘子就将奴赶打出门，更逼我父女限期拿出三千贯典身钱。走投无路，只得唱曲讨钱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没人听曲，所以着急啼哭。』



鲁达听罢怒道：「呸，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，什么郑大官人！这腌臢泼才，竟这等欺负人，俺去打死那厮便来！」史进、李忠怕他鲁莽出事，劝道：「明日再作理会。」于是，鲁达与史进凑了十五两银子给金氏父女作盘缠，叫他们赶紧收拾行李，回东京老家。

次日一早，郑屠见鲁达到内铺，慌忙唱喏道：「提辖请坐。」鲁达坐下，道：「你亲自给我切十斤精肉，细剁成馅，不可有半点肥的。」郑屠整整切了半个时辰，用荷叶包了。鲁达道：「再要十斤肥的，细细切末，不可混半点精的。」郑屠道：「刚才精的，想是府里要裹馄饨，这肥的何用？」鲁达狠狠瞪他一眼，郑屠无奈，道：「小人切便了。」切毕，用荷叶包好，整弄了一早晨。「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细剁成末。」郑屠听得，冷笑道：「莫不是特地来消遣我？」「对，洒家特地要消遣你！」鲁达跳起身，把两包肉糜劈面砸去，好似下了一阵肉雨。郑屠大怒，抓起一柄剔骨尖刀刺去。鲁达飞起一脚，将他踢倒在街上，随即踏住胸脯，喝道：「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了叫做「镇关西」！你这狗一般的人，也配叫「镇关西」！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？」举起醋钵儿大小的拳头，扑的一下，打得他鼻子歪在半边，好似开了个油酱铺：咸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一发都滚出来。又一拳，打得他眼棱缝裂，乌珠迸出，宛如开了彩帛铺：红的、黑的、紫的，都绽了出来。再一拳。正中太阳穴上，就像做了个水陆道场：磬儿、钹儿、铙儿，一齐响。看那郑屠横在地上，无一丝动弹。鲁达心想：「原只想痛打这厮一顿，不料三拳真个打死了他。洒家若吃官司，没人送饭，不如及早开路。」于是指着郑屠道：「你诈死，洒家跟你慢慢理会！」一边骂，一边大踏步走了。



代州雁门县的十字街头，张贴着悬赏一千贯通缉鲁达的榜文。鲁达不识字，正在听人念。忽觉有人在拽，回头一看，竟是金老。原来金氏父女离渭州往东京途中，得一旧邻做媒，把翠莲嫁给了此地财主赵员外。鲁达随金老至家，翠莲与赵员外再三谢相救之恩。赵员外是五台山文殊院大施主，与该寺住持智真长老很要好，愿出资剃度鲁达为僧。鲁达正无去处，且官府查访得紧，便答应了。

五台山文殊院鸣钟击鼓，举行剃度仪式。净发人剃光了鲁达头发，正要剃髭须时，鲁达道：『还是留下这些给酒京的好。』众僧忍笑不住。长老道：『寸草不留，六根清净。』净发人迅即将鲁达髭须剃尽。监寺将他引至法座前，长老道：『佛法广大，赐名智深。』又给他摩顶受记，说『三皈』、『五戒』。智深不懂受戒时答应『能』、『否』，却道：『酒家记得。』众僧都笑。

鲁智深在寺四五个月，久静思动，便大踏步出了山门，来到半山亭，坐在鹅项懒凳上寻思：『俺往常好酒好肉不离口，如今做了和尚，饿得干瘪了。』恰有人挑了两桶酒过来，智深要买。那人见是和尚，道：『杀了我也不卖。』智深道：『酒家不要杀你，只问你买酒吃。』夺过酒桶，舀冷酒喝，不一会就喝干一桶。

见智深醉醺醺来到山门，两个门子手执竹篦，喝道：『和尚破戒吃酒，决打四十竹篦，赶出寺去！』智深瞪眼道：『你两个要打，俺便和你厮打！』又开五指，照那门子脸上，打得他倒在山门下。监寺得另一门子报告，即领着三二十人，各执白木棍棒奔出。智深见了，大吼一声，犹如嘴边起霹雳，吓得众人退入藏殿，关上亮桶。



智深一拳一脚，打开亮桶，夺条棒，将他们打出藏殿。『智深，休得无礼！』智深此时虽醉，却认得是長老，撇了棒，向前打个问讯。長老吩咐各回僧房，众僧很是不满。次日，長老唤来智深，严加训戒。智深道：『今后不敢了。』

鲁智深一连数月未出寺门，忽一日天气暴暖，便下山去逛市镇。至一铁匠铺。要店主比照关王刀的份量，打一条六十斤的水磨禅杖、一口好钢戒刀。店主开价五两银子，智深道：『依你，若打得好，再有赏你。』出了铁匠铺，连走几家酒店，都不肯卖酒给他。原来这些店都是五台山寺房产，谁也不敢违了長老法旨。终于寻到杏花深处一家傍村小酒店，智深靠窗坐下，自称行脚僧，才得买酒喝。一连二十多碗，又蘸着蒜泥，吃了半只煮得香喷喷的狗肉，剩一只狗腿揣在怀里，离店而去。吓得店家目瞪口呆。

行至半山亭。酒涌上来，便想舒展拳脚。一膀扇去，刮喇一声响，亭柱折断，亭塌半边。踉跄至寺前。用拳擂鼓似地打山门，大叫要火烧寺院。门子只得悄悄去了门栓，闪入房里。智深双手尽力一推，扑的跌入山门。爬起身，只见两侧金刚塑像毗牙裂嘴，不由大怒。跳上台基，掀葱般扳倒栅栏，拿一根断木，打得金刚倒撞下来。奔至禅堂，把腹中酒食吐了一地，众僧齐掩口鼻。智深掏出狗腿，掰一块肉往小和尚嘴里塞。又用拳头在一个个光脑袋上哧哧剥剥地敲，满堂僧众大喊起来。监寺、都寺及一班职事僧人闻讯，都执杖叉棍棒，冲入僧堂。智深推翻供桌，掀两条桌脚，从堂里打了出来。整个寺院大乱。



鲁智深大闹五台山，众僧忿恨难平。智真长老无法再对智深回护，只得给东京大相国寺住持智清禅师修书一封。让智深投他那里讨个职事僧做。智深打毁的山亭、金刚等项，皆由赵员外出资重建。智深揣好书信。拜别长老，下山至铁匠铺取了弹杖、戒刀，往东京而去。

一日傍晚，鲁智深投宿桃花山附近桃花庄，只见庄上一片忙乱，人心惶惶。原来山上二大王看中庄主刘太公的女儿，今夜要来强行成亲。智深对太公道：「酒家在五台山学得说因缘，即使铁石人也能劝转，定叫他不娶你女儿。」太公庆幸遇到了活佛，欣然以酒食款待。智深喝了三二十碗酒，把一大盘肉、整只烧鹅也都吃了。待太公将女儿送至邻庄藏好，智深便自入新房，吹灭灯，光着身子坐到床上，放下销金帐。

初更时分，众喽罗提灯笼举火把，簇拥二大王入庄。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，见了太公就嚷：「岳父，我的夫人在哪里？」太公引他至新房。房里黢黑，他边叫「娘子」边摸索。一摸摸到帐子，便揭起来，伸手再往里摸，恰摸到智深肚皮。智深乘势揪住一按，骑在他身上，挥拳猛打，道：「叫你认得老婆。」众喽罗闻听救命声，慌忙拖枪拽棒而来。智深绰起禅杖，旋风似打了出来。那大王与喽罗趁乱逃回桃花山。

刘太公却慌了神，扯住智深道：「和尚，你苦了老汉了！我原指望你劝他回心转意，不想你打他一顿。回头山上倾巢而来，岂不全庄遭殃！」果然，桃花山大头领见二头领吃了亏，立即率领人马，呐喊着冲下山来。闻听报告，智深脱了直裰，挎戒刀，提禅杖，道：「你等休慌！等他来时，洒家打翻一个，你们就缚一个。」



大头领挺枪高叫：『贼秃，决个胜负！』智深喝道：『腌臢打脊泼才，叫你认得洒家！』抡起禅杖相迎。『和尚，你的声音好熟，通个姓名。』听智深报了家门。那大头领翻身下马，拜道：『哥哥，别来无恙。』智深定睛一看，竟是打虎将李忠。智深说了打死郑屠之后经历。李忠道：『刚才被哥哥打的那汉，是周通，绰号小霸王，早已在桃花山扎寨。小弟离开渭州，经过此山时，他引入下山厮杀，被我赢了，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我。』刘太公见此情形，暗自叫苦：『这和尚原来也是与山大王一路的！』智深道：『太公，休怕他，他是俺的兄弟。』听是『兄弟』，太公心里更慌。智深对李忠道：『太公只有这个女儿，要养终身，这头亲事再也休提。』李忠答应。太公转忧为喜，取出先前山上送来用作聘礼的金子缎匹，请他交还周通，李忠收了。

李忠邀鲁智深同回桃花山。周通得知这和尚就是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，扑翻身便拜。智深答礼，并当面劝他放弃这头亲事。见周通点头，智深道：『大丈夫作事休要反悔！』周通折箭为誓。鲁智深住了几日，便要离去。李、周二人道：『山下正有人车经过，我两个取得财来，尽送与哥哥作路费。』言毕，引领喽罗下山而去。智深寻思道：『这两个人好生慳吝！明明有许多现成金银，不送与俺，却要去劫得别人的再送洒家，只苦别人！洒家且教这厮吃一惊。』于是把身边的小喽罗捆了。将桌上金银酒器踏扁了，塞进包里，离山而去。李、周回至山寨，大为恼怒，却也奈何不得。



鲁智深走了五六十里，饥肠辘辘。忽闻风送铃铎之声，抬眼望见一座寺院，朱漆剥落的牌额上镌有「瓦官之寺」四字。寺中四壁斑驳，满是蛛网燕粪。智深寻至香积厨后小屋，见有几个面黄肌瘦的老和尚，便问此庙败落原因。老和尚道：「一个叫做『生铁佛』的云游和尚崔道成，一个叫做『飞天夜叉』的道人丘小乙，好生了得，都是杀人放火之徒。他们霸占此寺，赶走僧众，恣意胡为。」智深边听边端起煮有粟米粥的锅，才吃了几口，老和尚急叫道：「我们三天没饭吃，刚化得这点粟米，你却来吃！」智深听了便撒下不吃。这时听得有人在唱情歌小调，老和尚道：「这是丘小乙，他们都在后园。」

鲁智深提着禅杖入内，见槐树荫下一张摆着酒肴的桌子，居中坐着黑胖和尚崔道成，一侧丘小乙，另一侧是个年少女子。突然发现智深，一僧一道惊得跳起身来。智深责问为何把寺废了。那和尚满脸堆笑，对着智深一口一个「师兄」，道：「此寺原先田广僧多，都是廊下那几个老和尚吃酒撒泼，将钱养女，把寺弄得败落了。小僧与这道人，正欲重整山门。」「这妇人是谁，竟在这里吃酒？」「这个娘子，是施主之女，如今家道衰落，丈夫患病，来寺借米，小僧看施主之面，取酒相待。师兄休听那几个老畜生胡说。」智深见他如此小心，寻思道：「莫非是那几个老僧戏弄酒家？」于是忿忿回香积厨，责问老和尚。老和尚道：「他们吃酒吃肉，我们粥也吃不饱，你都亲眼见了。刚才他们没准备，见你有禅杖戒刀，不敢与你争。」智深道：「说的也是。」

果然，鲁智深折回后园时，那一僧一道正舞刀杀来。智深因经长途跋涉，腹中空空，故斗了三二十回合，便觉力乏，只得卖个破绽，拖了禅杖奔出寺外。那两人追至石桥而返。



鲁智深信步而行，忽见前面一片赤松林。有人探头探脑，吐了口唾沫，闪入林中。智深想，这个剪径强人，见俺是个和尚，觉得不利市而吐唾沫。于是抡起禅杖，喝道：『叫你认得洒家。』那人提了朴刀冲出树林，与智深才交手数合，便跳到一边，放下朴刀，笑道：『认得史进么？』智深定睛一看，也笑道：『原来是史大郎。』二人入林坐定，史进讲了离渭州至延州，没寻着师父王进，而盘缠用完等事。智深讲了刚才在瓦官寺遭遇。史进取出鲜肉烧饼让智深充饥，然后与智深一起返至寺中，结果了崔道成、丘小乙的性命。几个和尚，此前已被崔、丘逼得上吊自尽；被崔、丘掳来的少女，也已投井而死。鲁智深与史进，取了些有用之物，然后点把火，烧了瓦官寺。史往少华山去投朱武，鲁则前往东京。

来到东京大相国寺，鲁智深拜见了智清长老，呈上智真长老亲笔信。智清沉吟良久，道：『本寺有个很大的菜园，在酸枣门外岳庙隔壁，你可去那里住持管事，智深领了法帖而往。』

菜园附近有三二十个无赖子弟，日常来偷盗园内菜蔬。知有新来和尚看管菜园，便佯装道贺，引鲁智深到粪窖边，想伺机掀他到粪窖里去，来个下马威。哪料智深先已察觉这帮泼皮不怀好意，暗道：『那厮想捋虎须。且叫他看看洒家手脚。』于是等众泼皮近身动手时，智深连飞两脚，将领头的『过街老鼠』张三、『青草蛇』李四，踢入粪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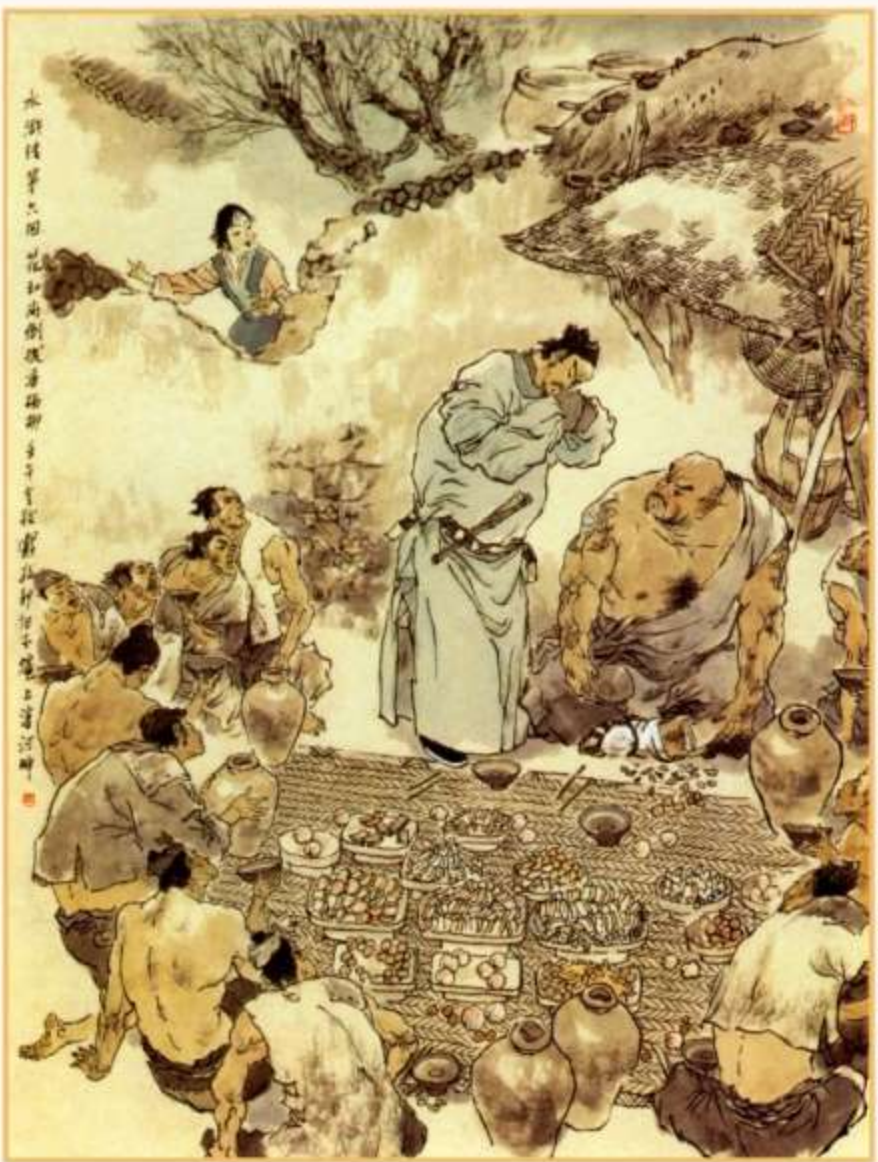


众泼皮虽然吃了亏，但对鲁智深的非凡身手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特意买了酒肉请他。吃喝谈笑之间，听得绿柳树上老鸦哇哇聒噪。众人怕搅了花和尚酒兴，要搬梯子来端掉鸦巢。智深示意不必，移步树前，脱了直裰，左手抱住树干上截，右手托住下方，倒缴着身体，将腰一挺，就将那树连根拔起。众人喝采道：「师父是真罗汉，若无千钧之力，如何拔得起！」智深道：「这算不了什么，改日看酒家演武使器械。」

一日，花和尚鲁智深舞弄禅杖，光彩闪闪，风声飕飕，众人看呆了。忽听墙外有人喝采：「端的不凡！」泼皮道：「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，外号『豹子头』。他喝采，必定是绝顶好。」智深请林冲入内相叙，一见如故。智深道：「俺年幼时在东京，认得令尊林提辖。」林冲大喜，当下与智深结为兄弟。二人正在相互敬酒，林家使女锦儿，在墙缺口处叫道：「官人，娘子在岳庙进香，被人纠缠。不肯放！」

林冲闻言，跳过墙缺，直奔至岳庙五岳楼下，见一后生堵在楼梯中央，说着混话，娘子下楼不得，正涨红脸指斥后生无耻。林冲箭步上前，怒喝：「调戏人妻。该当何罪！」一下将后生肩胛扳了过来，正举拳往下砸时，认出是高太尉的螟蛉之子高衙内，便觉软了手。高衙内叫道：「林冲，谁要你多管闲事！」待弄明白那女子是林妻。一帮手执弹弓、吹筒、粘竿的闲汉就对林冲道：「教头休怪，衙内不认得。」见林冲犹怒目瞪着高衙内，众帮闲赶紧护着衙内上马离去。

鲁智深带领众泼皮奔入庙中，林冲说了方才情形。智深道：「高太尉是你上官，你怕他，酒家不怕！俺若撞见那撮鸟，定叫他吃酒家三百禅杖！」林冲让娘子与鲁智深见礼后，告辞回家。



『花花太岁』高衙内仗着高太尉权势，一向淫占人家妻女，肆无忌惮。帮闲富安、虞候陆谦知其心思，乘机献计，衙内大喜。

林冲应陆虞候之邀，上樊楼饮酒，叹道：『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，受这般腌臢气！』陆谦嘴上劝道：『兄休烦恼，衙内必不认得嫂子。』可他心里明白，此时富安已派人至林家，谎称林冲在陆家饮酒时发病，将他娘子骗到陆家，而此时高衙内已先在陆家守候。林冲喝多了酒，下楼方便，恰遇锦儿奔来报告。林冲飞奔陆家，拍门大叫，吓得高衙内翻窗跳墙逃跑。林冲原把陆谦当朋友看待，不料他竟卖友求荣，因此怒而将他家砸个粉碎。

鲁智深日日陪林冲饮酒解闷。那日二人酒后走在街上，遇一大汉捧一柄刀，插个草标要卖。那汉见他二人只顾说话，便跟在后面叹道：『偌大东京，竟无一人识此宝刀，可惜啊！』林冲回头，见那刀寒光闪烁，惊道：『好刀！要卖几钱？』『两千贯。』『值是值两千，我只有一千。』『罢，罢！就依你，金子当生铁卖了！』林冲回家，取出宝刀细细观赏，爱不释手。

次日，忽有两个差官上门道：『太尉听说你买了口宝刀，叫你拿去看。』林冲无奈，只得带着刀来到太尉府。差官领林冲入府，过了几重门，到一厅堂前，差官道：『教头，在此稍待，我先进去禀报。』过了好一会，仍不见差官出来，掀帘往里看，只见匾额上镌着『白虎节堂』，大惊失色，急转身要走，忽听太尉喝道：『拿下刺客！』



高衙内谋夺林冲之妻，必欲置林冲于死地。为帮他达此目的，高太尉用富安、陆谦之计，使林冲中了买刀、带刀入白虎堂的圈套，并手批『手执利刃，故入节堂，欲杀本官』十二字，吩咐开封府滕府尹以此定林冲死罪。

当案孔目孙定，为人耿直，审清此事来龙去脉后，对滕府尹道：『林冲显然遭了冤屈，理应帮他一把。』府尹道：『太尉要他死，岂可帮他？』孙定道：『这开封府是高太尉家的？』府尹喝道：『胡说！』『谁不知他高太尉倚仗权势，凡有人稍稍触犯他，便发到开封府来，他说要杀就得杀，要刚就得刚，还不是把开封府当作他家的吗？』『那么依你说，该怎么办？』孙定道：『林冲确是无罪之人，只是没拿住那两个差官，如今至多定他『不当腰悬利刃，误入『节堂』之罪。』府尹便按孙定所言面禀高俅，高俅情知理亏，只得准了。

次日，滕府尹升堂，喝令打林冲二十大板，叫文笔匠刺了面颊，发配沧州牢城，由董超、薛霸二公差押解。林冲岳丈张教头等在府衙外接着，请二公差到州桥下酒店饮酒，奉上银两，央求一路上多加照应。林冲情知此去凶多吉少，再无希望生还家园，怕耽误了娘子青春岁月，便写了休书。林妻当即哭倒在地，半晌方才苏醒，犹啼哭不止。众邻舍万般劝慰，搀扶林妻回家。林冲拜辞泰山及众邻舍，背起锦儿送来的衣物包裹，随公差而去。

董超、薛霸将林冲寄了监，准备回家收拾行李，明日上路。二公差刚走到巷口，就被虞候陆谦请进酒店。饮了数杯，陆谦从袖中取出十两金子送上，道：『二位当知林冲与太尉是对头。太尉钧旨，此番不必远至沧州，只要在前面寻个僻静处结束了他就行。』



董超尚还有点犹豫，薛霸道：『老董，你听我说。高太尉叫我我死。也只得依他，莫说这官人还送金子与俺。乐得做个人情，日后也有照顾俺处。』陆谦喜道：『还是薛端公爽利！事成后，必须揭取林冲脸上金印回来做表证，我再奉送二位十两金子。』

董超、薛霸押着林冲上路。六月炎暑，天气盛热，林冲棒疮发作，走一步痛一步，十分艰难。薛霸却不断地辱骂催赶，林冲只得咬紧牙关，不停脚步。傍晚投宿村中客店，林冲解下包裹，取出些碎银，央店小二买一些酒肉，请两个公差吃，自己戴着枷锁倒在一边。迷迷糊糊中听得薛霸道：『林教头，洗了脚好睡。』林冲伸出脚，被薛霸往下一按，顿觉痛彻心肺，『啊呀』一声，急缩双脚，已被烫得红肿。原来这脚桶里，是薛霸特意烧的百沸滚汤。此时薛霸却还有一个劲地骂：『自古只见罪人伏侍公人，哪有公人伏侍罪人，叫他洗脚，反倒嫌冷嫌热。』

四更时分，薛霸拿了水火棍，催促动身。董超取出一双新草鞋，耳朵与索儿都是麻编的，叫林冲穿了。走不多久，林冲脚上燎浆泡都被新草鞋戳磨破了，鲜血淋漓。又走了一程，来到野猪林，这是东京往沧州路上第一个险恶森林，烟笼雾锁，阴风惨惨。董超、薛霸用绳索将林冲连枷绑在树上。道：『陆虞候传高太尉钧旨，叫我俩在此结果你性命，你休要怨我兄弟两个。』声毕，薛霸举起水火棍，往林冲脑袋劈了下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斜里伸出一条铁杖，将那水火棍一隔一挑。飞得不见踪影。



打飞薛霸水火棍的，正是花和尚鲁智深。智深雷鸣似地吼一声，抡起禅杖要打董超、薛霸。林冲叫道：『师兄且慢下手，他两个只是奉命行事，要害我性命的是高俅父子与陆谦之流。』智深指着董、薛二人道：『洒家若不看在俺兄弟面上，非把你两个剁成肉酱不可。』二公差只得乖乖地替林冲背了包裹，搀扶着他，随智深走出野猪林。林冲问：『师兄，今投哪里去？』智深道：『洒家放心不下，自东京一直跟到这里。见这厮们心怀歹毒，要寻个僻静处杀害你，因此俺要直送兄弟到沧州。』二公差听了，暗暗叫苦：『这和尚坏了我们的勾当，杀不了林冲如何交差领赏？』

走了一程，弄辆车子，让林冲坐了，三人跟车步行，遇店买酒买肉，使林冲得以调养休息。一路上，智深要行便行，要歇便歇，监督董、薛伏侍林冲，好便骂，不好便打。二公差为保性命，不敢半点违拗，连说话也不敢高声，生怕和尚发作。如此走了十七八日，已临近沧州，智深对林冲道：『兄弟，前路都有人家，再无僻静处了。俺今与你分手，异日再见。』取出二十两银子给林冲，又给了公差三三两两，随手抡起禅杖朝大松树上只一下，就将树打断了，道：『照应好俺兄弟，若生歹心，叫你头也与这树一般。』董超、薛霸吓得吐出舌头，半晌缩不回去。告辞各行。董超、薛霸道：『好个莽和尚，一下打折一株树！』林冲道：『这算得什么，大相国寺的柳树，他一下就连根拔了起来！』二公差心想：『没猜错，这胖和尚果然是看菜园的鲁智深。』



沧州有位喜欢结交好汉的柴大官人，姓柴名进，江湖上称『小旋风』。他是周世宗后裔，宋太祖赐予他家誓书铁券，没人敢欺负他。那日他正骑马归庄，得知面前被枷犯人是林冲，当即滚鞍下马，就地拜道：『有失迎迓。』挽起林冲同至厅堂，盛宴款待。酒过三巡，庄客报：『洪教师到。』林冲见是柴进的武功教师，躬身唱喏道：『林冲谨参。』那人不理不睬。柴进介绍了彼此身份，林冲便向洪教头再行拜见之礼，而洪只说了声：『休拜，起来。』却不还礼。柴进看在眼里，很不高兴。林冲起身让坐，洪教头到上首便坐，柴进心又不快，道：『师父如何这般轻慢？』洪教头道：『这配军无非来诱些酒食，他敢和我较量么？』柴进原就厌恶洪的骄横无礼，正想林冲赢他，灭那厮嘴。便大笑道：『也好，也好！』林冲只怕一棒打翻他，会使柴进难堪，便道：『小人不取。』柴进为使林冲放心，道：『洪教头也到此不久，没遇上对手。小可今日正要看见二位施展本事。』取十两银子给董超、薛霸，把林冲身上的枷开了，又取二十五两大锭银，作为利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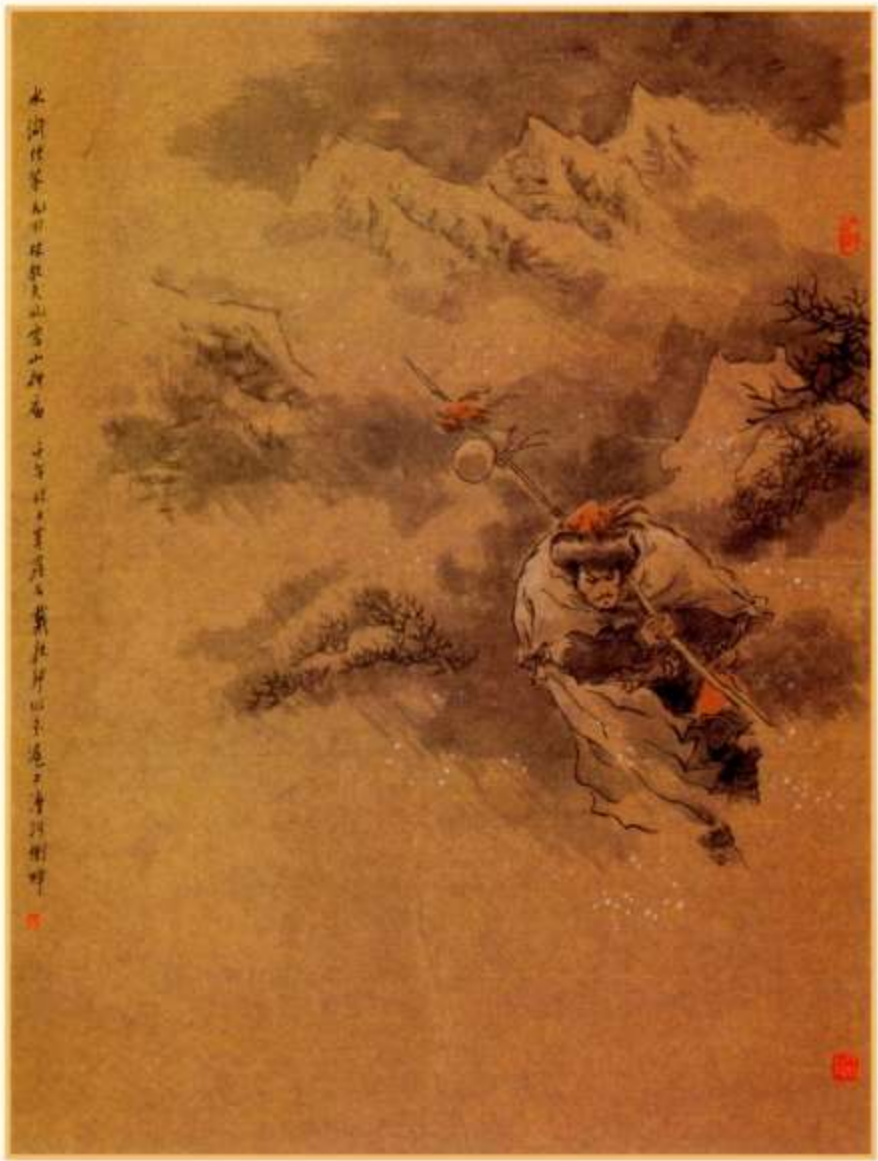
洪教头恨不得一口吞了林冲，使了个火烧天势。见他舞棒打来，林冲后退一步，使了个拔草寻蛇势，一下便扫着洪教头膝盖骨，只见他丢了棒，扑倒在地。柴进大喜，向林冲敬酒。众庄客见洪教头满面羞惭，哄笑不已。

次日，柴进又给了林冲许多银两，并把写给沧州大尹、牢城管营的两封书信让他带上，一直送出庄门，道：『过几天小可会派人给教头送上冬衣。』林冲道谢告辞。董超、薛霸在沧州府衙领了回文，返东京交差。林冲被发在牢城营内，听候点视。



牢营的差拨，不见林冲拿钱出来。便不停口地骂道：「你这满脸饿文的贼配军，打不死的頑囚，见了我还敢大刺刺的，非叫你这把贼骨头粉碎不可！」林冲等他发作过了，笑着递上五两银子。差拨道：「管营与俺的，都在里面？」林冲道：「只是送给差拨哥哥的。」又取出十两，道：「烦劳转送管营。」差拨立刻眉开颜笑，道：「林教头，端的是个好男子！久闻大名，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！」林冲一边说「总赖照顾」，一边取出柴进给大尹、管营的信，托他转交。差拨道：「柴大官人的一封信值一锭金子。新来的犯人见管营，按例要挨一百杀威棒，打得他七死八活。但是，既有柴大官人为你说情的书信，又得你送的银两，管营心中有数，你只消说「有病未愈」，便可免打。」果然，管营没有为难林冲。只是管营不知道林冲给他的十两银子，已被差拨昧了五两。差拨派林冲去看守天王堂，道：「这是营中最省气力的事，只需早晚烧香打扫罢了。你看那些不懂人情的囚徒，被我拨在土牢里，叫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！」林冲又给了几两银子，差拨就将他颈上的枷除了。既然比其他囚徒行动自由，林冲也就常寻机会救济他们。

一日林冲正在行走，忽听有人在喊「恩人」，回头一看，认出是东京酒店伙计李小二。林冲曾帮他免了一桩官司，还送他盘缠，让他离东京去谋生。如今李小二夫妻在沧州经营一家酒店，日子过得还算顺当。林冲说了自己的遭遇，小二把他请到家中，叫妻子拜见了恩人。此后小二夫妻不时送些酒食，常帮他浆洗缝补。



转眼已是隆冬。那日一军官、一走卒，忽地闪入酒店，叫小二请来了管营、差拨。小二端上酒菜，那军官道：『我们有事要谈，不叫你，休进来！』小二退到外面，轻声对妻道：『大姐，这两人来得不尴不尬，东京口音，又说到「高太尉」莫非与恩人有关？你悄悄去阁子背后偷听。』过了好一会，那两人与管营、差拨离店而去。小二妻道：『他们交头接耳，听不清说什么。只见那军官送了一帕子东西给管营、差拨，好像是金银。差拨道：『都在我身上，好歹要结果他性命。』』

小二夫妻正说之间，恰见林冲来到酒店，便说了方才蹊跷之事。林冲问明了那军官长相模样，惊道：『正是那泼贱贼陆虞候，他竟敢来这里害我。若被我撞着，定叫他骨肉为泥！』李小二劝道：『只要提防他便了。』

一连数日未见陆虞候踪影。更让林冲感到奇怪的是，管营竟调他去看守东门外的大军草料场，这可是个能赚些外快的差使。那夜，漫天大雪，北风呼啸。林冲用花枪挑了灌满的酒葫芦，怀揣两块熟牛肉，回到草料场。入内一看，不禁叫苦。两间草厅已被大雪压坍。盆里炭火也已被雪漫灭。只得拽出一条絮被，往山神庙过夜。林冲搬块大石墩抵住庙门。取出酒肉正要吃，忽听得唦唦剥剥的爆响。从门缝朝外张望，见草料场火光冲天。不多时，三个人影闪到庙前。推不开庙门，便站着说话：『林冲肯定被烧死了！』『他即使逃出火场，烧了草料场也是个死罪！』『待会拣他一两块烧焦的骨头回东京，也消了太尉和衙内的心病！』林冲听得清楚，这三人是陆谦、富安、差拨。于是轻轻移开石墩，忽地拽开庙门，一枪一个，结果了三人性命。



林冲离开山神庙，冒雪走了两个更次，见林中茅屋有数人在围炉饮酒，便入内借火烘了被雪打湿的衣裳，取出碎银请求匀些酒驱寒，可是众人执意不肯。林冲蕴怒难抑，舞枪赶散众人，捧起酒瓮痛饮。踉跄出门，倒在雪地里。

天晓酒醒，发现自己被吊在座院门楼下，林冲气得大叫。恰巧柴进从里面出来，见此情形，慌忙喝令庄客把林冲放下。请到暖阁，安排酒食款待。林冲说了前因后果，又听庄客报道：「沧州府在各处张贴通缉文告，画影图形，悬赏三千贯捉拿林冲。」林冲怕连累柴进，便要告辞。柴进道：「山东济州管下有个梁山泊，方圆八百里，中间是宛子城、蓼儿洼。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：为头的是「白衣秀士」王伦，第二位是「摸着天」杜迁，第三位是「云里金刚」宋万。他们与我交厚，我今修书一封，荐兄长去入伙，如何？」林冲道：「最好！」于是，柴进为林冲准备了行囊，带了三二十人，架鹰牵犬，以打猎为名，混出关卡，行了一程，柴进让林冲换了衣裳，相互道别。

林冲独行十余日，见一家枕溪靠湖的酒店，就进去点了酒菜，并打听往梁山泊的途径。酒保道：「已很近了，只是前面全是水路。」林冲要他雇条船，酒保表示无论出多少钱也没法弄到船。吃了几碗闷酒，林冲不胜伤感，便向酒保借来笔砚，在雪白墙壁上题了八句诗：「仗义是林冲，为人最朴忠。江湖驰誉望，京国显英雄。身世悲浮梗，功名类转蓬。他年若得志，威镇泰山东！」



林冲刚放下笔，便被穿皮袄的汉子一把揪住道：『豹子头林冲，你好大胆！』林冲惊道：『你想拿我请赏？』那汉大笑道：『请里面说话。』

来到水亭，摆上酒肴，相对而坐。那汉道：『兄长是小旋风柴进举荐来此么？』林冲道：『足下何以知之？』那汉道：『柴大官人与山寨头领常有书信往来，交情深厚。小弟姓朱名贵，江湖上称我『旱地忽律』。作为山寨头领的耳目，我在此开一酒店，专为山寨探听往来客商情况。』二人谈得投机。

五更时分，天尚未明。朱贵打开水亭窗子，取一张鹊画弓，搭上一枝响箭，向对港芦苇丛中射去。林冲问：『此是何意？』朱贵道：『这是山寨的号箭，少顷就有船来。』果然，不多时就有三五个小喽罗摇着一只快船过来。二人上船，很快到了对岸。朱贵引领林冲到聚义厅。王伦居中而坐，左边交椅坐着杜迁，右边是宋万。林冲递上柴进书信，王伦拆开了，便请林冲坐第四位交椅，朱贵坐了第五位。王伦寒暄几句，蓦然想道：『我只是个不及第的秀才，没多大本事，杜迁、宋万武艺也平常。林冲却是禁军教头，必然好武艺，若被识破，他必占上风，我们怎能对付？不如寻个借口，打发他下山，免致后患。至于柴进的恩情面子，如今也顾不得了。』于是王伦叫喽罗用盘子托出五十两白银、两匹绫丝，起身对林冲道：『小寨屋陋粮少，人寡马乏，恐误了足下前程，还望另寻大寨安身。』林冲道：『小人身犯死罪，因此来入伙，何故相疑？』杜迁、宋万与朱贵也都道：『林冲是有本事的人，又是柴大官人荐来，应让他留下做个头领，不然的话，显得我们没义气，使江湖上好汉见笑。』王伦无奈，道：『既要入伙，交上『投名状』来！』林冲道：『小人颇识几字，拿纸笔来便写。』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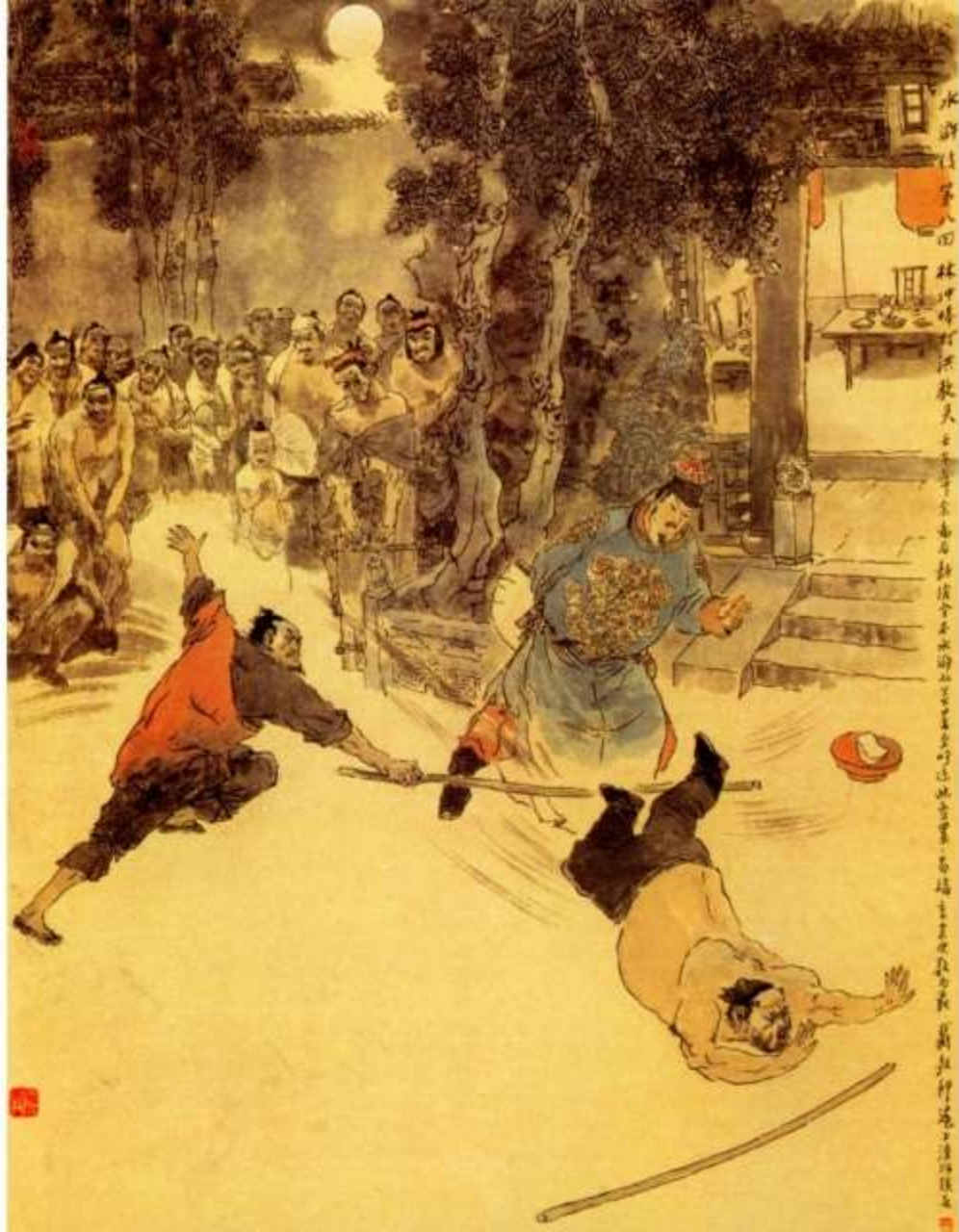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

中国书店

